

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 成先生  
葛绮云女士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库斯比内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赛恩乔吉斯小姐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西迪克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哈迪先生

伊 朗：

达比里先生  
扎西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杜利安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皮尔西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按照委员会工作计划，委员会应继续审议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临时报告，如果有的话。也请允许我指出，依照议事规则第30条，委员会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议题，并具有充分机会就任何它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意见。

几位尊敬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及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也登记了，准备今天就他们小组的活动问题进行发言。待我们名单上的发言人讲完之后，我将让他们几位发言。

图尔森夫人（瑞典）：主席先生，本周的全体会议，大家知道，是要讨论可能会接到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临时报告。

可是，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节第30段的规定，我要占用今天全体会议短短的一部分时间，再提出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议程上的第一个优先项目，那就是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由于我作为联合国裁军与发展专家小组主席的职责关系，我很遗憾，我必须在会议结束前离开会场。

然而，首先我得就另一个最近成为对裁军界的一个尖锐的警告信号、令人深感烦恼的问题，即咄咄逼人的宇宙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讲几句话。

最近的、首次成功的宇宙穿梭机的航行被欢呼为技术成就的新见证，这多半是没有错的。然而，在背后却可以听到不安的反应。这一尝试的重要军事因素已经直接被人提到过了。随着这项技术成就，我们听到传言说，超级大国之一正在作各种野心勃勃的计划，打算以各种方式在宇宙建立永久性的和可派用的军事存在。可理解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几天前提出了彻底禁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建议。如果这个超级大国多年来没有为宇宙空间的军事用途进行同样积极的技术准备的话，这个建议当然会更受人欢迎。

马上引起人们关心的是所谓反卫星系统的发展，据我们所知，在这方面，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进行研究和发展的，但是也有报道表明，可能也在考虑在反弹道导弹领域内发展其他的武器系统。



(图尔森夫人，瑞典)

我谈到这些事实，因为我认为，这些事实是对本委员会的另一个警告信号。我们应该作好准备，在一接到通知后马上来审议是否需要迫切按照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0段的规定保存外层空间——另一个“人类的共同遗产”——供和平活动之用，并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完整地保持《外层空间条约》。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前半期的最后一天提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一直未能实现的问题看来确是十分恰当的，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好多次会议上都未能解决的第一号项目。过去，我们利用每个可用的机会，要求三个核武器国家负起责任，因为18年前在莫斯科和13年前在日内瓦它们曾承诺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些核武器国家没有否定要实践这些庄严誓言的义务，并从而维护自由达成的国际协定的尊严；这些核武器国家也没有否认它们的署名和批准行动具有的法律上的约束性。此外，同样是这些国家，三年半前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规定在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时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对国际社会作出的一个诺言，但是到现在，1981年，还是没有实现。

离现在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审查和估价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各项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从现在的情况看，至少可以说这看来是个暗淡的进程。尤其在关系到核裁军的各高度优先的项目方面，包括全面禁试条约问题。如果不对这种形势迅速加以补救，有很大可能，1981年将成为裁军谈判接近彻底失败的实例，这将大大降低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建立起来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誉。

主席先生，该归咎于谁呢？

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并受到联合国大会正式赋予的各项具体任务，当然，责任落在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人身上，我们应利用1982年6月前现存的这些时间，设法补救今日的不景气局面，特别是要竭尽全力开始谈判这实在拖延太久的多边条约，在这里是指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更重大的责任落在我们中间的那些人身上，他们多年来在进行日益增加的大量地下试验，而同时却又从事着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预备性三边会谈。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我不必来重复为全面禁试条约所作出的努力的悲惨历史, 我也不必重复赞成这样一项条约的论点, 这些论点是所有真正关心扭转全面军备竞赛、包括核扩散方面所存在的长期和严重的趋势的人们多年来所主张的。我只想提出一些有关的问题。

尽管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是如此迫切, 尽管我们可得的时间不长了, 为什么整个谈判进程似乎是停顿了呢? 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拒绝履行庄严的誓言? 为什么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为其议程的最高优先项目设立一个适当的组织机构这样一个程序性决定达成协议?

我们是知道这个答案的。两个核武器国家, 不顾 21 国集团——瑞典是该集团的一员、一些西方国家和东欧各国的迫切要求, 坚持抵制这样的动议, 从而, 对各国负责的政府和世界舆论的要求提出挑战。

这种态度所造成的拖延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在夏季会议一开始就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的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能立即开始具体的多边谈判。

因此, 我恳切地要求这两个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向它们的政府转达本委员会压倒的多数的强烈要求, 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同意设立裁军谈判委员会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这样, 它们就会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实现裁军界长年来的愿望——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铺平道路。

沃尔克先生 (澳大利亚): 我国代表团, 象在前两、三次会议上发过言的代表团一样, 对我们春季会议结束时所达到的阶段发表几点意见。

几个代表团已经指出了, 谢天谢地, 我们避免了去年春季会议就程序问题所陷入的近似瘫痪的状况。在这方面, 应该归功于各国代表团所表现的协调精神。这件事现在被欢呼为一个成就, 乃是对去年工作的一种令人伤心的评论。

我国代表团认为, 今年在程序问题上, 特别在讨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如何安排其工作时, 还是花了太多时间。我们同意加拿大的看法, 对这方面过于重视了。我们并不是天真得不能理解这种程序性的讨论往往是一种宣传方式。我们还感到, 裁军谈判委员会未免花太多的时间迁就这个或那个集团的代表团要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成为宣传场所的意图。阐明我们的国家立场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在宣传——宣传往往是说给议事大厅之外的人听的——上花太多力气会有损于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

(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

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真正任务，即谈判各国政府已经决定作为在委员会谈判的主题问题。

委员会议程各项目中，对澳大利亚来说，第一优先的是全面禁试问题。我们感到遗憾，裁军谈判委员会还未能就这个问题从事实质性的谈判。我们欢迎21国集团的倡议，它导致我们就这个问题举行了非正式会议，我们认为，这些会议上的意见交换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国代表团在实质性谈判开始时将采取的态度。我们也认为，地震专家小组继续进行了有益的工作。我国政府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并应该出多得多的力为建立一个国际地震侦察网铺平道路，作为对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支持。我们曾为此目的提过一些具体建议。在一项全面禁试能充分起作用前，必须为这样一个侦察网作好一切安排。我们认为，现在不从事这项基本工作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以全面禁试本身还不是本委员会进入详细谈判的主题为理由而进行拖延是没有真正道理的。

我国代表团跟加拿大一样对“政治意志”一词的使用表示关切。这个概念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0段中出现时是放在引号里的，在这儿，这是用来与国际裁军机构有效地执行其职责所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区别的。这个概念在《最后文件》第41段又出现了，在这一段，这一词被赋予积极和客观的涵义，成了有助于创造完成裁军进程的有利条件的因素之一。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那时候起，这一词在本委员会经常以一种主观的和非难的语调提出来了。我所以说主观的，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在接受一项让步措施方面缺乏政治意志，而另一个人却认为，这是维护他认为的最基本的东西所需要的政治意志。派代表到这里来参加会议的各国不是来听别人指责说它缺乏裁军的政治意志的；我们大家到这里来，都是为了寻找如何通过军备管制和裁军来维护和加强我们的安全的办法的。

对澳大利亚来说，委员会议程上的另一个优先项目就是拟议中的化学武器公约。在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精悍有力的领导下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本委员会内，特别在集中讨论化学武器期间，我们在确定化学武器公约中应包括的各项问题方面作出了良好的进展。澳大利亚希望工作能迅速地进展，使我们更接近于缔结一项公约。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提了一些具体提案。我们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集合了广泛的意见。我们希望夏季会议的工作开展时，能把这些广泛的不同意见加以精简，把

( 沃尔克先生, 澳大利亚 )

很多已经确定为一致的意见作为基础, 并使我们更接近得多地走向就未来的公约的内容达成协议。

由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来临, 我们的另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共同拟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澳大利亚认为, 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要作的努力的最重要的一点, 应该是制订一项将积极有助于国际裁军工作的未来前程的方案。

我们认为, 综合裁军方案应该讲求实际。不应该引起人们落空的期望。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按我们的主观意愿草拟一个方案, 而不是拟一个与这个世界的严酷实际相协调的方案, 那就会导致更加令人失望的局面。这会给裁军事业帮倒忙。如果我们要鼓励各国设法通过裁军谋求安全, 我们必须提出一项大家能相信的方案。

第二, 我们认为, 如果综合方案本身成了一个制造分裂的因素, 那它就会完全成为一个消极的发展。任何国家如果想在参加裁军谈判中把其他国家加以丑化; 或者提出旨在损害他人而加强自己地位的各项建议, 那就是错误的态度。澳大利亚认为, 只有那些能增强所有有关方面的安全的措施才是正确的和真正的裁军措施。

我们认为, 对裁军谈判的步子是不能下强迫命令的, 公约也是不能过早促成的。因此, 我们欢迎正在形成的, 认为综合裁军方案是一个指南、而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的协商一致意见。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认为, 试图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具体措施规定完成的期限是无济于事的。近年的经验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 军备管制和裁军谈判的步伐是受总的国际气候和各国间的关系所左右的。没有人能预告, 就微妙的和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可能谈判达成协议所需要的速度。任意规定限期远远不能起帮助作用, 只能使任务变得复杂并难以进行。

我们所不要的方面就谈这些。现在, 我谈一下, 澳大利亚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在制订综合裁军方案过程中所应积极做到的方面。我已经说过, 我们把综合裁军方案看作是所有关心裁军的人们的一个指南, 作为把裁军努力置于长期远景中的一项手段, 并作为判断当前和将来的工作的标准。

看到在国际裁军议程各主要问题的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国际一致意见, 我们感到鼓舞。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在多年谈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协议基础。我特别指

的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结论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在不重新展开老的争议的前提下，我们不妨以批判的眼光检查某几个项目，扪心自问：某某提案确是现实的和建设性的吗？

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将提出一些具体提案。我们特别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该适当重视无核武器国家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强现有的防止核武器横向扩散的各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经常听到提醒说，各核武器国家必须为这个目标朝核军备管制和裁军作出进展。我们代表团完全同意这点；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事物的另一边也需要如此，也就是，防止横向扩散的进一步有效措施能有助于防止纵向扩散方面的进展。

在我前面发过言的尊敬的代表们已经说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不应该只是一个《行动纲领》，不应该只是一项《最后文件》，也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目标清单。我们同意这种态度。澳大利亚一直认为，裁军唯一的有成果的工作方法是逐步地循序渐进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所完成的每一步可为未来的进展提供基础。我们认为，到此为止的国际军备管制工作方面的历史已证明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认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应该包括分成几个阶段的一系列有逻辑关系的裁军步骤。每个阶段内，不仅可以例举各具体裁军措施，也可以包括有助于裁军协定的谈判的措施，能促使今后阶段的谈判顺利进行的研究报告以及旨在创造更加缓和的气氛，从而使今后取得进展成为可能的建立信任措施。

工作小组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的。它还需要就方案中应包括的每一项措施继续进行详尽的谈判，并作为与这项任务密切有关的平行任务，必须阐明方案中规定的阶段或时期的明确概念。为指导我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尊敬的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其繁重工作中所表现的全部经验、权威和献身精神。到目前为止，工作小组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有稳健和合作精神。如果这种精神能延续到夏季会议期间，如我们所希望的，就有可能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制订出一项建设性的、现实的综合裁军方案——一项会受到我们认为能受到的道义上广泛支持的综合裁军方案——总之，是那样一种综合裁军方案，使抱有不同主张的各国可以说：能够而且应该履行这项方案。

再谈消极安全保证问题。我国代表团与工作小组各国成员一起，对工作小组的能干的主席、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表示一致的赞赏。我们也要与大家一起赞扬荷兰的费因大使，他在上星期的全体会议上对所涉及的各项问题给我们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其他的人指出，各核武器国家对消极安全保证提出的五种不同的提法反映了每一个有关的国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理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倒应该感到奇怪了。每一个无核武器国家也有它的特定的战略考虑。有的以中立和不结盟的途径谋求安全；其他的，如澳大利亚，选择与核武器国家结盟的办法作为保证它们自己的、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的最恰当的手段。属后一类的各国在看待核武器国家向它们提供的消极安全保证时是从它们自己的观点出发的，即希望看到它们的联盟的全部作用能够保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赞赏各核武器国家向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所提供的消极安全保证对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从而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意义。

我们现有的议程上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拟议中的放射性武器公约。这件事本身不象其他议程项目一样的迫在眉睫。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代表团应该迅速处理这件事。应该堵塞发展这类可能武器的道路，此外，由于对公约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认为，我们应有可能很快地结束这个问题，有希望于今年结束。在这里，沉重的负担又落在尊敬的工作小组主席、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的肩上。幸好，他有的是宽肩膀。

最后，我提一下，我曾荣幸地是第一个欢迎您担任我们委员会本月份主席这项艰巨任务的人；现在，我又一次高兴地成为第一个人之一——我相信是许多人中的第一个——祝贺您圆满地完成了这项职责。您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干劲、您的责任感、您丰富的经验和才识赢得了所有代表团对您的感激。

主席：谢谢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21国集团有幸作如下发言，并愿请求将此发言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进行分发。

经21国集团倡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就与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有关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这些非正式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进一步加强了21国集团的信念, 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就禁止核试验问题开始进行多边谈判。21国集团在其1980年2月27日CD/64号工作文件中指出, 21国集团经仔细考虑后认为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进行具体谈判的最适当机构。因此, 21国集团原则上支持就委员会议程的所有项目建立工作小组。

在其后来的一个工作文件, 即1980年3月4日CD/72号里, 21国集团要求在委员会1980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就议程上禁止核试验这一项目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8年整个会议期间没能就这一提案达成一致意见。

21国集团愿建议, 参照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所进行的讨论情况,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第二期会议开始时, 应该决定就议程项目1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为促成通过该决定, 21国集团建议, 该特设工作小组具有下列职权: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 在其1981年第二期会议期间, 设立一个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 就关于议程项目1、题为‘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查遵守情况和最后条款的有关规定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将无论如何在其1981年会议结束之前的适当的时候,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其工作进度报告。

“在就该项目进行谈判的过程中,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到已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和1980年会议期间, 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关于该问题的三边谈判的报告, 以及1981年会议的剩余期间有关国家可能提交给委员会的关于三边谈判的任何未来的报告。”

21国集团坚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立即了解, 由于什么具体原因, 三个核武器国家历时四年之久的单独谈判迄今无视联合国大会一再迫切提出的呼吁: 加速这些谈判, “使其作为紧迫问题, 圆满完成”, 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作为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禁止核试验工作的进一步贡献, 21国集团要提请注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过程中向三边谈判各方联合或分别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仍在等待谈判各国作出适当的答复。它们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 国际社会一再对核武器试验的继续表示遗憾, 并要求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早日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被要求就下列主要问题作出澄清并提供进一步的情报:

#### 一、进行多边谈判:

1. 根据《最后文件》第5.1段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三边谈判应迅速结束, 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供该多边谈判机构作充分审议, 以便尽早向大会提出一份条约草案。三边谈判国设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中起什么作用?

2. 三边谈判国认为结束三边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3. 三边谈判国认为它们谈判将于什么时候恢复? 能于什么时候结束?

#### 二、范围

4. 三边谈判国是否认为谈判中的条约范围已够广泛, 足以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作出有效贡献?

5. 谈判中的条约是否对核技术的和平应用,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应用作出了规定?

6. 谈判中的条约是否设想对进行和平核爆炸作任何具体安排? 未来条约规定的每个缔约国能进行和平核爆炸的范围是否是多边谈判的题目?

7. 三边谈判国是否准备把它们谈判中的条约作为一项所有国家永远禁止在一切环境中的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全面和普遍的条约的适当基础? 后者是在联合国大会的若干决议中表达了国际社会的目标。

#### 三、核查遵守情况

8. 一项多边条约应为所有缔约国创造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三边谈判国将怎样根据这项原则协调它们正在谈判的核查措施的双重制度?

9. 必须增加核查措施的“特殊考虑和情况”是什么?

10. 三边谈判国能否澄清“国家一级的核查技术手段”包括那些具体措施? 通过这种办法收集的情报是否一视同仁地向条约所有缔约国提供?

#### 四、其他条款

11. 国际社会一再表示, 坚信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期限必须是无限期的。三边谈判国的意见与该信念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请说明他们所考虑的期限是



(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

多长。

12. 既然非常希望未来的条约应能取得最普遍的遵守, 并应建立在所有缔约国有同等权利的原则基础上, 为什么三边谈判国要给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条约中的修正程序以实际否决权, 具体原因何在?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 墨西哥 ) : 在本月初, 在每星期一召开的一次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 我有机会对您担任委员会主席表达了我国代表团特别满意的心情。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正式会议上讲话, 我高兴地再一次表达我们满意的心情, 我想告诉您, 您继续两位前任德拉戈尔斯大使和赫德尔大使所做的工作, 主持了四月份期间的讨论, 您的工作表现向我们, 所有有机会与您在本多边谈判机构和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起工作的人, 再一次表明了我们所熟悉的您的经验和才能。

因此, 主席先生, 我们向您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因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第一期——一般称之为春季会议——即将结束, 我要就我们议程上的六个项目, 以尽可能简短的方式, 提出一些意见。

我将先谈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 但是我愿解释一下, 我不是作为墨西哥的代表, 而是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 我荣幸地于今年二月由委员会任命的职位, 主要以介绍情况的性质简单讲几点。

工作小组在2月19日到4月23日期间召开了十次会议, 那就是说, 连同去年召开的十次会议, 昨天, 4月23日、星期四举行的会议就是第二十次会议。在这十次会议期间, 得以完成了工作小组在4月6日之前收到的关于“措施”和“执行的阶段”的所有文件进行了初步审查, 这两个问题在去年通过的分为七个部分的大纲所包括的所有提案中无疑地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以取得必不可少的协商一致的两个部分。

在初步审查关于“原则”一章的各工作文件方面,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本届会议第二期开始时, 我准备向工作小组建议, 我们应该继续对其他几章的内容进行初读, 先读关于“目标”的一章, 然后转入“优先次序”和“机构”问题, 最后, 如去年所商定的那样, 初步审议导言部分可以包括什么内容。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结束我这一部分发言时,我愿向工作小组所有成员表示真诚的感谢,他们对讨论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也要向准备就方案大纲包括的各章或就整个方案提出提案的所有代表团或集团呼吁,请它们充分利用从今天开始的七周休会期,以便在通常称为的夏季会议一开始就能向秘书处提交这些提案,供秘书处立即以委员会的各工作语文复印和散发这些提案。我们必须随时意识到这样的事实,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是到目前为止所设立的四个工作小组中唯一受到时间限制的一个小组,明确限定了完成所委托给它的任务的时间,这个时限已经不很远了,因为,我们离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开幕仅有一年的时间了。

作为墨西哥的代表,我现在要很简短地谈一下委员会议程上的其他五个项目,先谈,如我刚刚提到的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一样,我们也已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那三个项目。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议程项目,通常简单称为“消极保证”的项目,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如果有意意思要把这种保证纳入在法律上完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那么《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使用的程序是可行的最有效办法。

关于销毁化学武器的问题,我们确实满意地注意到,有关的工作小组去年作出的进展于今年取得了更大的动力,这个工作小组接近完成委员会1980年3月17日所赋予的任务,即通过实质性审查,确定在谈判中要处理的各项问题和制订一项关于全面和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鉴于这一事实,并且由于这是一项高度优先的事情,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改变过去商定的工作小组的职权,以适应当前的情况,并要求该工作小组在本届会议第二期即开始就这项公约的各条款的起草工作进行谈判。

关于力求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公约案文达成协议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即这一项目,相对的说起来,是委员会议程上最不重要的项目之一。所以,为了尽可能妥善地使用人们称为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可用的短促时间,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对将近两年前收到的美国和苏联——通常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们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两个大国——的共同提案这个国际文件的形式和内容不应该要求过高。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不牺牲涉及原则问题的任何组成部分，目前不妨满足于已有的东西。所以，举一例，我们认为主要的是，公约的案文应该明确指出，公约各条款不能被解释来损害各种条约、公约、议定书或其他这类国际文件所产生的、或协商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所产生的任何与限制、裁减和销毁核武器有关的义务。

与许多代表团所主张的恰好相反——你们会记得，墨西哥代表团自从本届会议于1981年2月3日开始以来，一直特别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我们不幸地并自相矛盾地，没有能就理应是我们的最高优先项目，项目1和2，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关于这两个项目中的第一个项目，看来仅有两个核武器大国反对设立工作小组。所以，我们全力支持21国集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如今天宣读的21国集团的声明中所说的：

“21国集团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立即了解，由于什么具体原因，三个核武器国家历时四年之久的单独谈判迄今无视联合国大会一再迫切提出的呼吁：加速这些谈判，‘使其作为紧迫问题，圆满完成’，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尽管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如前面的情况一样，也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我们每个星期进行的非正式讨论表明许多代表团，包括墨西哥代表团从一开始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这个立场与我刚才援引的、上星期，由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以21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在这里宣读的21国集团的声明所表示的意思相同，21国集团在这个声明中重申其信念，它说：“所有国家，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一样，对核裁军措施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少数几个大国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武器就会直接或在根本上危及全世界的安全。”声明继续说：

“21国集团在经过这一场讨论后进一步深信，核威慑学说决没有起到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作用，倒反而是核军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而且，这种学说归根到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所以不能成为阻止核战争爆发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基础，而核战争是一种既影响交战国，也同样影响非交战国的战争。关于核武器国家相互竞争积累核军备一事，不能以对它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为理由而加以宽恕。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核武库的增加远远不能有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相反，会削弱安全，并增长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此外，21国集团认为，全世界的安全竟要决定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现有的国家关系，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上述原因，并由于21国集团令人信服地提出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于六月恢复工作时能设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来处理议程上的头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是联合国大会和委员会本身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公认为应是最高优先处理的项目。

主席：谢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他也是以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主席身份发言的。也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我荣幸地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成果作一次发言。

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时期进行的。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历史性的大事。这次代表大会为活跃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和多方面的纲领，其中包括对和平事业非常重要的许多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和倡议。这些新的重要意见和倡议是苏联共产党第24次和25次代表大会就当时国际关系的最迫切问题提出的和平纲领的有机持续和发展。其中值得自豪的是旨在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各项提案，这些提案涉及今日国际生活中的关键问题。这些倡议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它们关系到军事缓和的主要方面和方向。

履行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会为解决最尖锐的和早已成熟的国际问题并为所有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而创造一种各国间互相信任与和平合作的气氛打开道路。这一切都无疑地会有助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成效的工作，并对处理它所面对的重大的和重要的任务方面会起最有利的影响。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举行了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各共产党代表大会。所有这些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与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过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去举行的各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一样, 令人信服地表明,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不动摇地忠于和平、缓和与裁军的崇高理想。社会主义各国的这条外交政策路线是长期性的, 是不受短暂的趋势所影响的。

这些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许多裁军提案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请参加谈判的人们注意这些代表大会作出的有关裁军问题的决定, 向参加谈判者详细介绍了这些决定的内容, 并强调了这些决定对完成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的重要性。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对各次大会材料表示很大的兴趣, 它反映了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最生动的反应。

无疑地, 一个积极的事实是, 今年委员会的会议总的来说是在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的情况下开始的和取得进展的。某些代表团企图破坏谈判的气氛, 提出与委员会工作无关的问题, 但这些企图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今后, 也应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保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并保持讨论中的建设性气氛。

社会主义各国出于真正关心在解决最重要的和早已成熟的裁军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几乎对委员会的所有议程项目都提出了具体的和现实的提案。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谋求使委员会把工作中的最高优先地位主要给予那些首要的问题, 即制止军备竞赛、进一步缓和紧张形势及使人类解脱核战争的威胁。

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核武器构成人类生存的最严重威胁, 正如在过去的委员会会议上一样, 它们一贯主张把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各问题作为最高优先事项来审议。早在1979年2月, 社会主义国家就这个获得广泛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倡议。为了准备就停止核军备竞赛进行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协商。它们也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社会主义国家认为, 首先, 必须决定应审查的一系列问题, 并必须解决谈判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认为, 谈判的主题应该是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削减其储存, 最后达到彻底销毁。

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缔结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它们赞成委员会在解决这项任务中起积极的作用, 它们表示支持, 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条件下, 就这个问题在委员会的范围内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认为,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三边谈判具有重大意义。它们认为, 在委员会内审议核禁试问题不应该打乱三边谈判的过程。美国和联合王国方面缺乏政治意志是条约未能缔结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小组的提案。

由于未能取得协商一致, 委员会未能就其议程的第1和第2个项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社会主义国家为谋求及早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实质问题开始实事求是的谈判, 乃支持举行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提案。我们虽然并不认为举行这种会议能代替设立有关的工作小组, 但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是有利的。

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的活跃的意见交换又一次以十分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了绝大多数代表团所关心的是, 怎样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达成核裁军和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方面作出它本身的具体而有份量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 在委员会夏季会议时, 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关问题, 包括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问题, 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见(CD/162号文件)以及21国集体的几个提案都是进行此种讨论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缔结一项有关的国际公约。然而, 鉴于某些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消极态度而我们却又坚持关于一项国际公约的主张, 社会主义国家乃表示它们愿意考虑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选择, 只要所有核武器国家都能采取同样的办法。它们特别建议所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内容相同的或类似的不对在其领土上现无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这些声明如果都符合上述目标, 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权威性的决定予以支持。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应在建设性的和现实的基础上安排工作, 并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审议是否可能制订出一个谈判各方, 包括所有核武器国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家, 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设工作小组进行的辩论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各国的立场, 并已对安全保证的实质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意见。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仍然认为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们决定要竭尽全力来有效解决这项高度优先的任务。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过去是、现在仍是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这个问题, 正如委员会议程上的所有其他项目一样, 应该在适当的组织机构中讨论。我们高兴地看到, 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愈来愈明显地意识到由专家小组对这个问题进行合格的审查的好处。这样一个专家小组的职权, 按匈牙利代表团在 CD/174 号它的工作文件中提议的, 可在本届会议的夏季会议期间在有专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商定。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年的春季会议上确有机会就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遗憾地, 不得不指出, 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的确是成功地使谈判各方的立场多少靠拢了一些, 然而, 还未能就这项条约的基本条款达成协议。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准备坚持不懈地为早日就一项条约的案文达成最后协议而努力。缔结这项条约的重要性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少决议中都强调过。

社会主义国家坚决谴责要恢复生产并在西欧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现会严重加剧核战争的危险, 全世界有最广泛不过的群众都反对中子武器, 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厅的围墙内也听到反对生产并在西欧国家部署中子武器计划的抗议之声, 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上述一切又一次着重证明, 如社会主义国家在 1978 年 3 月建议的、以条约为基础在国际范围内呼吁禁止中子武器的迫切性。

在审议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期间, 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致力于找出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些措施。它们特别在向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提出的工作文件中就根据未来的公约应禁止什么的问题表明了它们的意见。

社会主义国家满意地看到在审查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许多方面和找出处理一些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问题的较相似的办法方面所表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同意那些代表团的意见, 它们认为, 恢复就这个问题的苏美会谈会促使早日制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社会主义国家下定决心要继续本着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通过的第35/144B号决议的精神行动, 该决议吁请各国要竭尽全力努力使禁止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谈判能尽早顺利完成。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积极地参加审议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它们认为, 这个方案在促进裁军谈判方面能起重要作用。在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时, 各国必须严格遵守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各项规定。

如果综合裁军方案能以一切缔约国家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为基础, 这个方案就会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声明愿意在制订这个文件中与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继续建设性的合作。

委员会本届夏季会议时, 必须就议程上的各项目继续进行谈判。夏季会议将是特别重要的阶段, 因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计划在1982年召开。十分明显地, 特别会议对委员会活动的评价将取决于各谈判参加国的政治意志以及它们是否愿意在裁军领域内达成具体协定。

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它们在各自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有关决定的指导下, 将继续竭尽全力为委员会有成效的工作、为解决与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有关的问题、并为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作出贡献。

我要请求您将这篇发言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份正式文件分发。

主席先生,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 我以我所代表的各代表团的名义要向您表示感谢, 我们赞赏您主持我们四月间工作的态度, 您保持了您的尊敬的前任们树立的传统, 在工作中发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主席: 谢谢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也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想与委员会一道对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在1981年前半期会议期间所完成的工作表示几点看法，并就看来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出几点总看法。

尽管没有根据表示兴奋，但有理由感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尊敬的加拿大代表上星期四指出，有“投身于实际工作的普遍愿望”。在有些领域，如化学武器、综合裁军方案和放射性武器领域，我们确是投身于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进展是缓慢的，有时是不稳定的。关于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的讨论，显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上的问题，也显示了目前形势为什么使大部分国家感到不满意的深刻原因。这四个项目的谈判和讨论要取得实际的效果，将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过，我国代表团认为，总之，这四个工作小组提供的经验说明，设立具有鲜明的谈判职权的附属机构是使委员会所分配到的任务能取得进展的最佳途径。

在春季会议期间，对好些有争论的问题之所以能巧妙地免于作无结果的辩论，也应该归功于投身于实际工作的普遍愿望。尽管这些问题对有关的一些代表团来说，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但它们是不能在本机构的职权范围内得到解决的。我们尊重在这方面各国所持的立场，我们对不允许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议构成我们进行实质性辩论的绊脚石的事实表示感激。虽然有倾向把这类问题说成是“程序性”的，但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个问题的根源涉及各国深刻的政策考虑。我们大家应该看到，最有关的一些代表团所表现的谨慎和妥协精神表明它们确实关心着本委员会需要用尽可能现实的方法履行其职责。

正如麦克费尔大使在我提到的那个发言中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威信——以及它本身的存在——将取决于它的成绩。虽然我们都同意需要取得成果，但我们对为取得成果该采取什么样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安排我们的讨论可能有不同意见。在这个意义上，程序性的讨论和谋求我们工作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重要的，说实在的也是必要的。在这个委员会主持下的各种问题是大量的、复杂的，又是微妙的；它们涉及与所有国家休戚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个稳固的程序形式来进行我们的工作，以便保证有一个最好不过的基础，使我们的工作能在实质方面取得进展。

我认为，有一个例子将说明这一点。在委员会及其前身的历史中，我们是第一次有机会就我们议程上的两个首要项目：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军问题进行一次坦率的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尽管存在着一个最直接有关的代表团对我们所解释的那种情况, 尽管这种情况阻挠了对所涉及的各种概念问题进行更有意义的讨论, 但我国代表团认为, 对这四次非正式会议的估价应该是积极的。不幸地, 我们缺乏一个能允许我们赖以澄清这些概念和立场的职权明确的机构。由于为使这种意见交换可能进行而作出的让步的性质, 我们现在有可能失去使这两个优先项目的审议工作取得进展的机会。我国代表团坚信, 本委员会各成员国的集体决心能够, 也应该, 建设性地用来促使进展成为可能。无论如何, 我们已获保证, 在这里所表达的各种意见和所关切的事正由决定重大政策的人加以适当的考虑, 而这些政策在许多方面来说, 是整个世界的生存和安全的关键。我们真诚地希望, 这种保证能在1981年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在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中具体和积极地反映出来。

现在我来谈政治意志问题。政策取决于感性认识, 各国在它们多边交涉中的意志, 正如它们的政策所反映的, 必然是以它们对国家利益和当代现实的感性认识为基础的。我国代表团希望, 二月到四月底在这里进行的讨论毫无疑问地会表明, 当代的现实并不只限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论点, 说在裁军谈判中必须考虑国际气候, 我们不得不同意; 可是, 这种国际气候的意义会比提出该论点的人们所愿承认的要宽广得多。大多数国家对核军备竞赛中的当前趋势所表示的关切, 以及它们对各核武器国家明显地对这些关切无动于衷所表示的忧虑, 也是国际气候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若撇开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对抗活动、特别在这两个大国的对抗形势活跃或潜伏地区的对抗活动, 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也许能生存在没有这些对抗所产生的紧张和恐惧的环境中。如果“现实主义”是意味着不可能从事严肃的多边努力, 而意味着加剧对抗和竞争, 那么, 这种商标的现实主义事实上否定了联合国和本委员会的或立所依据的各原则本身。在我们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中, 有人一再提醒说, 委员会应该集中精力于“可能的”事情上; 但是向我们提出的“可能的”措施却不能制止在不断增长的军备, 特别是核领域内的军备。有人告诉我们核武器横向扩散的可怕后果, 但是那些继续在纵向扩散核武器的人似乎并不急于履行他们自己承担的义务, 宣言性质的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裁军领域内的各项决议, 特别是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后文件》是这种承诺的政治表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讲坛上不断重申这些承诺不应该认为是一件讨厌的事, 而应该看作仅仅是提醒所有的人不要忘记我们大家商定要追求的目标。贬低《最后文件》中所体现的义务和职责的重要性, 并把范围只限于被认为是“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是往后倒退了一步, 最后可以损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用和威信。

明显地, 政治意志不是单方面的现象, 抽象的呼吁不会产生结果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中, 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据理力争采取核裁军的紧急措施, 不仅仅因为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都庄严地同意这些措施是迫切需要的措施, 也因为这些措施有利于国际社会, 用一句多次重复过的话说, 因为这些措施涉及到世界每一个国家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战略核平衡的问题不是一个只涉局部的问题, 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 所有国家在安全问题上都有着生死攸关的关系, 因为核武器的存在造成了全世界的不安全。“现实主义”必须把这些考虑包括在内, 正如同它必须考虑产生目前局面的双边关系一样。只要这些看法和概念的真正意义——那就是, 人类、特别是每个国家、关心其安全和生存的正当表示——没有被充分理解, 裁军谈判的多边机构将继续在“可能的”和“实际的”错误圈子内挣扎。

我国代表团大胆地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一期会议将证明是在这个概念方面前进了一步, 希望就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的非常重要的讨论将多少影响委员会各成员国、特别是各核武器国家和两个主要军事联盟的成员国的政治意志, 从而也影响其政策。我们进一步希望, 这种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趋势将在会议的后半期中继续发展。如果这些希望实现了, 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这好几个星期来的成果是丰硕的。如果这些希望不能实现, 国际社会的关切心情可能会不久变为惊慌的心情。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 今天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文件, 详细陈述了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春季会议的成果。

苏联代表团现在发言主要为了对那些对苏联共产党第26届大会的工作, 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旨在取得裁军具体措施的新的建议感兴趣的代表团表示谢意。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仍然为就委员会内所讨论的一切问题尽早达成协议继续进行了工作，这一点已在以社会主义国家名义在委员会内散发的文件中详细地阐明了。

关于委员会各工作小组正在进行的具体裁军措施的谈判，苏联代表团始终努力为尽早实现工作小组职权所反映出的目标做出贡献。我们相信对待问题采取现实的政治态度，对解决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其他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这些问题都能取得大得多的进展。社会主义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态度也详细地反映在我已提到的文件中了。

我愿就委员会的工作安排讲几句。在我之前发言的加拿大麦克费尔大使、澳大利亚沃尔克大使和巴西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已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我愿继续这个讨论。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直到1979年扩大委员会成员以来听到对委员会工作的批评是不罕见的。然而，自那时起又有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除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已同意的之外，没有增加什么具体的裁军措施。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委员会内的变化不适当？也许是它的成员——只有40个国家——太少？也许是委员会的成员们想不出办法来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禁止哪些类型的武器？还是因为秘书处所提供的技术服务有缺点？

这些当然没有一个能构成答案。委员会的工作发生了很多变化，委员会还在继续使它的工作方法更加完善。已成为普遍做法的非正式会议，委员会主席进行的协商，由工作小组进行重要的裁军谈判——所有这一切对有效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帮助。

至于委员会的成员，40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些代表团代表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集团。

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以平等地位参加委员会，一些权威性的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参加我们的工作，这情况为我们拟订忠实反映世界社会愿望的措施创造了条件。我们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继续工作是很重要的。不用说，将“多数”或“少数”代表团，“很多”或“几个”代表团的字眼写进委员会的词汇里都是不合适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对委员会的工作没好处。

此外, 为数并不小的非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 这个当然使委员会的工作更有影响和权威。事实上几乎有50个国家参加了委员会今年的春季会议。

我们不应该小看委员会成员的想象力。很多非常中肯的建议被提出来了, 并且正等待决定, 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里正提出更多的同类的建议。

委员会的技术服务方面总的来讲没什么问题。我们得到了秘书处高度合格的专家的协助,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所以未能取得成果——这成果可能会被公正地认为是对裁军领域内人类成就的宝库的新贡献, 主要原因当然是那些想加剧国际紧张关系, 并且从对抗的角度出发来处理事情的人再一次在起作用。

我们不打算谈论政治意志或者此种因素在谈判中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在以前的很多发言里已表示了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巴西代表今天讲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他的意见。

我只想说, 当加速军备竞赛的决议正被采纳和对已达成协议的执行正受到损害时, 期待反对军备竞赛的斗争能取得进展是困难的。

除非我们克服最近在国际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消极倾向, 不然未必可以看到委员会工作取得实质和明显的进展。

然而,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困难条件下, 通过动员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人们的意志, 在我们委员会内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可能性。我们每再开一次会议时, 几乎从每一个发言里都听到要迫切着手解决最紧迫的裁军问题的愿望。军事费用挥霍了可以满足和平需要的资金。科学和技术方面日新月异的成就被用来给战火加油, 主张各种恐怖均势理论的人永远要煽这把火。但是委员会怎样和这些大火进行搏斗呢? 也许是巧妙地把着火的地区隔离开, 然后用强有力的喷水器将火浇灭? 不是这种情况, 看来委员会好象想用一杯杯的水扑灭这些火, 通过工作小组有节奏的工作, 一个星期浇一次, 在这个地方浇一杯, 又在另一个地方浇一杯。

在这方面, 我想提请我的同事们注意下述实际情况。尽管裁军问题有着迫切和优先性, 尽管世界社会要求加速裁军谈判——顺便提一句, 在给委员会的信中反映了这种要求, 有一些贾帕尔大使已读给我们听了——在一年的52个星期里, 裁军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谈判委员会平均有20个星期集会, 进行谈判——这是委员会被严格要求做的事——的时间是10到12个星期这个很短的时间。考虑到问题的迫切性, 先生们, 我们谈判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特别使我们苏联代表团感到不安的是缩短委员会工作时间的倾向。确切地说, 1979年委员会开了21个星期的会, 1980年已减少到19个星期;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春季会议的时间是最短的, 比1979年会议少两个星期, 比1980年春季会议少两天。先生们,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怎样解释这个趋向呢? 我们必须向世界社会解释清楚。

我们有非常多的安排上的缺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代表已讲了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在各种各样次要问题上、在拖长的无效的程序问题上浪费了时间。所有这些甚至在现在的情况下都确实妨碍了裁军谈判的进展。我们必须坚决去掉我们工作安排中的缺点。

我们相信有我们议事规则的帮助, 这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这主要靠我们, 靠参加委员会的各个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建议夏季会议应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特别是关于审查委员会成员办法的议程项目的讨论。

为促进委员会的工作效率, 苏联代表团有很多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和委员会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 其工作持续时间应该是怎样有关。关于参加委员会的国家代表级别, 关于增加特设工作小组谈判的效率的措施, 我们也有想法。我们将在今年夏季会议中详细阐述这些意见。我们请其他代表团也考虑这些问题。

苏联代表团准备和所有参加裁军问题多边谈判机构的代表团继续进行积极的合作。我们手里有可靠的方向盘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通向限制军备竞赛和在裁军方面取得新的确实的成果的道路。我指的是最近苏联共产党第26届大会的决议。我们确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成效的工作将有利于贯彻这次大会上提出的建议。

最后, 主席先生, 我愿感谢您在一月份有效地指导了委员会的工作。借此机会, 我们感激各工作小组主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米韦斯大使、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以及意大利齐亚拉皮克部长——对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贡献。同时, 我愿对所有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和我们进行合作表示我们的谢意。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 以及他对主席和各工作小组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

西迪克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在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即将结束时，我愿意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几个月来所取得的进展。我愿意将我的发言限制在我国代表团认为值得委员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上。尽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令人沮丧的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谈判的议程项目1和2，并没有象21国集团在今年会议一开始时就建议的那样，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虽然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月16日的发言里已阐明了21国集团的意见，考虑到这两个项目的高度优先性，我愿再次强调急需千方百计地解决这问题。其他代表团在他们具有说服力的发言中强调了 this 需要。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我们能在今年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就设立工作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很可能没有什么具体东西可向即将在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报告，届时，一定会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绩进行估价，看它是否值得存在。

众所周知，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对核裁军问题一直是非常关心的。无视日益增加的对核军备危险的国际关切，特别是无视无核武器国家对此的关切就等于否认人类的权力。因为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的权力是最根本的人权。核武器的积聚已经使世界军事平衡变得极端危险，只要发生一个偶然事件，就可以消灭世界文明。最近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导致了核军备竞赛新的升级，使得这一局势更加恶化了。人们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种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和在质量上、数量上不断改进核武器所得到的国家安全的感觉，只能是表面的安全。因为当其他主要军事大国按照它们的看法，认为它们中间的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已超过了它们自己，它们肯定不会无所作为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同意很多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不应建立在均衡的恐怖和同等的核能力上。只有真正的核裁军才能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在达成真正裁军之前，我们希望在首批采取的措施中包括停止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停止积聚更多的核武器，缔结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达成真正的裁军措施和不使用核武器。

为了强调核裁军总的重要性，参加谈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美国首席代表史密斯，在1980年12月17日在军备管制协会年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

(西迪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如果人类想存在下去，除了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制外，再无别的办法。”他接着说，“我相信关键的环节在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它们能毁灭文明，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象太阳那样的爆炸力量的控制权被托管在他们手里。”

此种主张反映了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局势，我们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以消除威胁，无疑地，超级大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要负主要责任。

很清楚，每个代表团都熟悉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及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专家对核武器全面研究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认为，提请委员会注意国际先驱论坛报1981年3月24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可能是有用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医生对核战争的意见。

这篇文章报道说，最近有100多名著名和优秀的美国、苏联、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医生来到弗吉尼亚（美国）沃伦顿集会。最重要和显著的成果是，由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医学工作者参加的会议产生了一个一致的文件，文件说，“一旦发生核战争，社会不能幸存。任何战略方针都不应建立在这种思想上，即医生将以某种方法拯救足够的人可以把文明生活继续下去。”文章继续报道说，11名苏联高级医生中有沙召夫博士，心病学家，他是莫斯科国家心病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沙召夫博士在发言里讲到：“一些军事和社会的工作人员，甚至科学家都试图缩小核军备竞赛的危险，缩小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些发言说进行核战争能够获胜，可以发动有限核战争，说即使在全球大灾难的情况下，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层还可以存在。”他进一步说，苏联的研究表明，在苏联一个城市中进行一个百万吨级核爆炸能立即炸死大约300,000人，炸伤或烧伤300,000人。谈到此种核袭击，沙召夫博士讲到，“百分之八十的医生将死亡，医院将变成废墟，药品将遭到毁坏。哈佛大学心病学家，医学工作者组织的主席伯纳德·洛恩作了类似的发言，他特别强调：“有人正在编造一个‘神话’，说核战争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也不会是大规模的。只要对美国象波士顿大小的城市来一次核进攻，把整个国家的医药资源都用来治疗在核进攻中烧伤的人还嫌不够。”

我对国际先驱论坛报作了较长的引用，因为它反映的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政治和军事观点。

沃伦顿国际医生会议只谈到一个百万吨级的核爆炸；但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个



(西迪克先生, 印度尼西亚)

百万吨级毁灭性的核炸弹堆放在核武器国家的军火库里?

国际医生会议产生的信息很清楚地说明, 如果核战争爆发, 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此种战争引起的灾难和破坏不堪设想。不论在世界哪个地方使用核武器, 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核尘埃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以及生态变化等等, 这些破坏作用不会只限于对交战国。在这方面, 我想引用印度代表团团长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去年3月24日发言中提出的一个有关的问题: “不论根据任何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根据任何公认的国际行为标准, 为追求本国的安全利益而危及到政治上、军事上都未卷入对抗的第三国的安全, 这是能够允许的吗? 很清楚, 回答是否定的。”因此可以理解, 无核武器国家不同意, 而且是反对这种概念, 即把核武器看成是威慑物, 认为核武器是为防御目的, 把国家安全建立在这种理论上的概念。这也说明为什么那些在军事上不很强大的国家坚持参加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谈判的原因。

让我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讲几句。我们听说三边论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我国代表团并不怀疑这一论坛的重要性, 然而它不应该排除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当然会把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考虑进去。21国集团已表示过,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应当作为这些谈判的出发点。让我们记住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 这是大会一致通过的, 我们已承诺通过具体行动来执行其规定。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特马贾阁下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特别讲到: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实现全面裁军是可能的。但我们生活在不很完美的世界里, 有必要降低我们的眼光, 满足于次于最好的结果。

“如果把裁军或军备竞赛的根本问题摊开来看, 应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 (1)精神、文化或动机方面,
- (2)物质或机械方面,
- (3)问题的空间方面。

“这次特别会议主要关心问题的物质和空间方面——如果不说它光是关心这些方面的话, 而不涉及检查人类冲突的原因。这情况即使不说它象征

(西迪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着我们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作用有限，起码也是令人注目。

“这样我们是在某种程度上避开消除人类冲突的真正或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检查与缓和国际紧张和冲突有关的各种国际文件或协议，赫尔辛基协议可能也是处理问题的非物质方面的唯一的文件。

“我们的任务被限制在(1)减少武器或冲突的物质手段以及(2)裁军的空间方面，让我们来估量一下这些问题和我们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法。

“我们现在必须把核裁军作为最优先的工作。如果对限制常规武器没有给予也许它应得的重视，原因是，既然承认有自卫的合法权力，限制常规武器就不象核裁军那样紧迫，只是因为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力。”

作为结束，主席先生，我想转达我国代表团团长萨尼大使的口信，由于发生了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他不能参加这个会议，对此他表示非常抱歉。我借此机会向您和尊敬的各工作小组的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谈判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深赞赏和感激，我对我的尊敬的同事们在今年第一期会议讨论期间作出的贡献也表示诚恳的谢意。我相信这是反映了我国代表团团长的意见的。

我国代表团也感谢贾帕尔大使和秘书处的全体成员，也包括译员，没有他们的贡献，这个春季会议是不会这样顺利的。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西迪克代表的发言，也感谢他对我、对各工作小组的主席以及秘书处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我建议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为我们今天上午会议的最后一个人发言。他发言以后我建议休会，下午继续开会，我将在阿赫迈德先生发言之后宣布下午开会的时间。

阿赫迈德大使（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向您转达，我国代表团对您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非常满意。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您充分表现了您的创造力和坚定性，这些对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各个项目的工作取得具体和真正的进展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春季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对我们简单检查一下过去11个星期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我们欢迎我们议程项目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迅速恢复

谈判, 也欢迎这些工作小组的主席及大多数代表团为这些谈判的进展作出的真挚的努力。另一方面, 我国代表团同大家一样也感到失望的是, 未能就最优先和重要的两个议程项目成立谈判机构。此外, 即使在进行了谈判的问题上, 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没有取得任何巨大进展。

我国代表团本来期望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到这个时候能够取得很大进展逐步形成共同办法, 并把它载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去。巴基斯坦提交了CD/161号工作文件, 希望促进拟订共同办法。但是, 有些代表团坚持主张第一步先要找出现有的核武器国家单独声明和关于这问题的其他提案的“各种特点”。我们出于和解的精神同意了这意见。经工作小组内的谈判以及工作小组主席不懈的努力, 显然有可能形成一个意见一致的文件。可惜, 在最后的时刻, 提出第一步办法的国家中的一个代表团又决定放弃它, 只是因为谈判的结果和它自己原来所想的结果不完全一致。我提到这个不幸事件的前前后后情况, 不只是因为它极大地浪费了工作小组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还因为它动摇了人们对某些大国所声称的它们具有促进委员会内谈判的各项裁军问题达成协议的政治意志的信心。

我们希望在夏季会议开始时,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将转而谈判一项可载入一个国际文件的“共同办法”。在我们最近的会议上, 就这一问题有几个有趣的发言, 其中包括荷兰和瑞典代表的发言。我想重复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问题最重要的三点。

首先, 重要的是核武器国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应当是无条件的和明确的。在这一点上唯一令人满意的现有的声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四个声明, 用瑞典代表的话说, 反映的不是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 而是首先考虑核武器国家自己的安全。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内的辩论, 特别是荷兰代表4月14日的发言以及苏联的回答, 都表明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声明里所包括的限制条件和例件, 是他们不能相互接受的。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也是不会接受的。因此, 如果准备就“共同办法”达成协议, 有必要探讨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巴基斯坦代表团在CD/10号文件中提出的公约草案中的方式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另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我国代表团1981年3月24日在委员会的发言里所表示的, 大意是, 核武器国家提出的唯一限制条件应当是反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攻击的自卫权力。荷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兰和瑞典代表各自在4月14日和16日发言时里也指出这是主要核大国共同关心的事。

第二，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安排不应该是另一个核不扩散的文件。对于这一点我在以前的发言里已详细地讲过了，因此我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某些无核武器国家，不参加诸如不扩散条约或无核武器区的安排，是各种政治和其他考虑的结果。按照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声明，这些无核武器国家就会被排除在一个安全保证的国际安排之外，那么，这些无核武器国家是否有权推论：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是冲着它们的，起码是有这意思。这样，某些不扩散国家压倒一切的考虑事实上不会是阻挠核扩散的可能，而是火上浇油。

第三，我们认为必须将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安排应包括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去。单独声明不管怎样庄严毕竟是政府政策的陈述，它可以改变或者单方面收回。一个国际文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国际公约的方式到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决议的方式都可以。然而，安理会的决议如只是注意到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声明将不会产生法律义务，而这对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任何可靠的安排都是很必要的。

另外一个可能取得进展的项目是化学武器。大部分由于利德戈尔德大使有力的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就将来的化学武器公约的一切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经过这些讨论展现出可达成共同协议的领域扩大了，对存在的分歧有了更好的了解。除非给工作小组规定一个专门的任务开始谈判禁止和消灭化学武器多边公约的文本，否则要在调解存在的分歧方面和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后的意见，其他很多成员也同意这个意见。条约的范围、公布和销毁储存、核查制度、申诉、保护措施和建立信任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必须拟订技术方面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荷兰大使所表示的希望，大国在这方面也能同“在1960年代末期为生物武器公约开辟道路来个突破那样，采取高水平的果断的政治决定。”

巴基斯坦代表团一直积极参加拟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谈判中最主要的困难是提案的倡议者一直没有能使人信服地给放射性武器下个定义或表明可以真正发展出并实际使用此种武器。我相信委员会的成员们有权利要求得到保证我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们所寻求的禁止是禁止真正的武器, 而不是想象中的武器。巴基斯坦还同意有些国家最为关切的事, 即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规定决不应使核武器的存在或可能使用核武器合法化。

我国代表团同意瑞典代表团的意见, 把放射性用于敌对目的的最好办法, 无须求助核武器, 只要攻击核动力设施即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刚开始发展这种设施,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这都将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和易受袭击的目标, 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是美国和苏联在放射性武器联合提案中寻求禁止的。因此, 放射性武器公约必须包括禁止对民用核设施进攻的规定。的确, 我国代表团认为此提案本身就值得作为一项法律规则来通过。

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有力的领导下,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正确地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考虑方案里应该包括的裁军措施问题上。不幸地是, 实践表明,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想把综合裁军方案限制在仅仅重复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规定以及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两个文件将为综合方案提供宝贵的内容。但是从方案的目的和思想上很清楚地看出, 超出眼前的和短期阶段的, 并且包括削减和销毁战争手段这个阶段的广泛深远的措施也是必要的。美国和苏联 1962 年提交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草案为拟订此种措施以保证方案的全面性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在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时, 我国代表团将对此问题提出具体提案。

巴基斯坦代表团和 21 国集团同样感到失望的是, 委员会没能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两个最重要的项目进行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及禁止核试验。然而, 我们认为就这一问题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不管从象征性还是实质性来看都是重要的。无疑, 核裁军是紧迫的, 继续依靠超级大国之间包括其盟国的易变和不等的核威慑、以及战略平衡理论是危险的。我们仍然期待, 委员会在夏季会议将有可能批准成立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和 21 国集团已建议的实际可行的小组职权。

关于禁止核试验项目的讨论, 即便是不完善的, 也是有意思的。在讨论过程中, 向另外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我们感到失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望的是, 这些国家始终未能答复这些问题。21国集团在委员会今天上午会议上分发了这些问题。我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 三边谈判者将单独或共同打破它们故意的沉默, 通过回答21国集团成员合理的问题, 给委员会以开导。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不能交换意见, 对主要核国家同不结盟和中立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是一个重大的挫伤。

在我们这期会议开始时, 我国代表团对可能取得进展的希望并不过份乐观。我们明白目前的国际形势对裁军谈判取得迅速进展并不太适宜。我们希望国际关系, 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 下几个月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巴基斯坦赞成裁军备管制和裁军恢复对话, 赞成解决使最近国际形势更加紧张的突出的争议和冲突。在这方面, 我们满意的注意到美国弗洛韦雷大使在委员会所作的确认, 美国将继续遵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协议的规定, 如果苏联也这样做的话。

但是, 尽管国际形势有困难, 我国代表团仍然确信存在着足够宽广的政治参数,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在其间朝向裁军的目标取得进展。在委员会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发言里, 我们曾打算找到这些可能性。不幸的是主要核国家好象没有心情来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的各项项目取得进展抓住这些实际可能性。相反, 我们注意到某些代表团有着不恰当的爱好的, 他们利用目前的形势达到宣传目的和故作姿态。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要达到的目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不辜负国际社会对其成员的信任并满足世界人民的衷心愿望通过真正裁军的进程, 消除世界末日的威胁。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的发言, 我也感谢他对我讲的好话。

我们用完了今天上午会议的时间。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是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 我感谢他在我们下午的会议上准备第一个发言。

现在是下午1时15分, 我们超过了15分钟,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午会议一些发言人所讲的我们应该工作得更多更长的第一个回答。我能不能向委员会建议, 今天下午3时15分准时继续我们的全体会议? 我请你们协助我在我所建议的时间, 下午3时15分准时开会, 我将让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 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发言。然后, 我们将听取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总结报告。我能认为委员会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吗?

就这样决定了。

会议于下午1时15分休会, 3时15分复会。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从开头就重申一下我们以前说过的话，即在您担任主席期间，委员会的工作在您的巧妙成熟的指导之下得到了很大推进。

当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一部分就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回顾并估计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就似乎是适当的。我们对四个特设工作小组完成的相当大量的实质工作表示满意和赞赏，同时我国代表团不能隐瞒它对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的讨论进展缓慢感到的失望。我们曾诚恳地希望委员会能在春季会议结束前分别成立这两个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不幸由于本委员会所有代表团都知道的原因，这已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仍希望更英明的意见将占上风，当我们在六月复会时，我们将能成立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并按其适当职权开始讨论。

主席先生，现在让我专门谈一谈春季会议上引起很大兴趣和关注的一个方面，即我们关于军事威慑理论的讨论。我们回到这个微妙棘手的问题上，因为我们知道在理解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时，它是中心因素。整个人类历史不断发生战争和军事威慑，至今似乎还看不见尽头。就在我发言的这个时候，就有好几个国家在打仗。

军事威慑概念可能是这时产生的，即一个国家或部落当局第一次认识到其安全并不在于一次一次地打败不友好的邻国或相邻部落，而在于保持能做到这一点的无可置疑的能力。因此，威慑作为一种理论其历史也许和人类一样悠久。新的地方在于现在人类能把地球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包括人类本身，完全消灭。

有人向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武器库中要有这种毁灭性核武器，主要原因是为吓阻可能的略侵者。就像找几只看家犬和安装上警报器一样，可能的侵略者就有希望不敢进攻了。一切国家都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即它们应把抵御外来威胁的国防的有效程度和规模保持在什么水平上。我国代表团很感激本委员会中的代表团之一谈这个问题时所持的坦率态度及承认它是严重难题的勇气。我们认为，应该找出驱使各国为防御外来威胁而把自己武装起来的不安全感，并通过联合国机构设法解决。我们大家都是不安全感的受害者，我们的反应，不论是发展核武器还是大量储存常规武器（你如高兴的话也可说警报器和看家犬），意图是一样的，即吓阻外来的侵略者。因此，老实说，我们谁也没理由硬要理直气壮。

国家的不安全感使人相信，在国际维持和平机构尚未真正存在的时候代替它的唯

(希特米先生, 肯尼亚)

一安全办法是随时准备立即进行防御或报复。这个随时准备立即进行防御和报复充满了巨大危险。所用武器已到了极限, 已达到过度杀伤的程度。这种武器如再一次使用并大规模地普遍使用的话, 正如我们所知, 那将是人类生命的终结。依靠这种具有不仅能把侵略者而且能把所有者一齐毁灭能力的武器是个幻想, 事实上是捞稻草。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敦促, 核武器国家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 和我们一道拟定一项条约, 禁止这些可怕的武器在地球上存在, 这样才能把互相信任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扶上成长的进程。我们不会沿着威慑、不信任和从而引起的军备竞赛的这条危险道路走得很长而不遭到大灾大难。我们已有了彻底毁灭我们自己的手段, 就像蜜蜂, 如果我们愚蠢到使用了这种极端的武器, 我们将灭亡。

让我现在简单谈一谈某些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都认识到这一明显的事实, 除核武器外, 化学武器是当前存在的毁灭性最大的武器, 因此, 值得委员会迫切注意。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团愿向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热烈敬意, 他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领导了该小组的工作, 专心致志, 做出了贡献。在他的主持下, 工作小组对公约将要包括的基本组成部分进行仔细的审议。工作小组探讨了关于公约范围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虽然没有一个方案得到了所有代表团的支持。我国代表团认为, 禁止范围应全面, 即化学武器公约应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取得、保有和转让化学武器。我们也支持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我们不同意某些代表团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将减损各国根据1925年日内瓦公约承担的义务。遵守情况的核查问题, 由于所牵涉的问题的颇为复杂的性质, 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 听取了各国代表团在特设工作小组和本委员会上, 专门关于这个问题表示的意见。我们注意到许多代表团对国际现场核查措施的建议所做的保留。有人说这种措施可能用来损害各国的国家利益, 也有人主张国家一级与国际核查手段相结合。我国代表团支持后者的立场并重申公约将体现的核查制度必须要带有国际性质。这将向公约缔约国保证各项条款将得到遵守。它将是各有关的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的最可靠的途径。

回过头来研究一下, 工作小组和在专家参加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清楚地表明, 化学武器问题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问题已找出并得到了澄清。我国代表团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感到，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有足够的资料和工作文件，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为了在这个项目上开始认真的谈判，工作小组需要有更大的职权。我们希望委员会在今年夏季恢复工作时，这将是我們首先处理的事情。

大会在第35/156G号决议中曾特别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并将其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有人也提醒了我们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到来，因此人们期望我们拿出努力的成果来。签订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虽然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军措施，但将有助于我们的裁军努力。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自从去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成立以来，它对将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所要包括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工作小组已经结束了几个方面的广泛分析，如放射性武器的定义、禁止范围、活动和义务以及遵守与核查。我们看到，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特设工作小组仍需找出能够符合所有代表团利益的放射性武器的适当定义。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也非常关切和担心，认为缔结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不能看作是使拥有核武器合法化。我们认为，缔结放射性条约是走向禁止核武器本身的第一步。我们研究了第CD/RW/WP.20号工作文件。在这项文件中，主席将各种提案综合成一个案文，我们觉得它是一件适当的文件，能够并有希望成为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二阶段期间我们谈判的基础。我们想借此机会对科米韦斯大使作为主席主持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审议工作表示满意和诚恳的感谢。我同意他有能力担当重任。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花了相当多时间讨论有关问题。我国代表团赞赏这个小组的主席齐亚拉皮科先生执行他的任务中讲策略和公正的态度。但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核武器国家并未能够修正他们采取的片面立场。我们认为，宣布它们的地区为无核武器区和参加《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已十分明确地表示它们憎恶拥有核武器，并且部分地放弃了它们的自卫权。再强加给它们进一步条件显然是对它们所处明显不利的地位缺乏感觉。这些保证，不论有多大价值，应是毫不含糊的并有法律约束力。要取得持久的安全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通过可核查的核裁军来保证遵守情况。过去已证明靠不住的国家，不论它们做了多么诚意的许诺，也不能期望在将来能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

(希特米先生, 肯尼亚)

可以允许我略略离题一点的话, 谁会相信据认为是核武器国家的南非共和国所做不向邻国进行或威胁进行核攻击的安全保证呢? 它继续侵略其邻国, 任意杀人和损坏财产。在安哥拉诞生时, 南非试图用军事手段安插一个傀儡政权, 遭到安哥拉人的反击。安哥拉人得到了非洲各国及其英勇的古巴朋友的支持。

如果我可以谈谈另一个问题的话,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一直工作得很好。我们认为, 在罗夫莱斯大使干练的指导下, 他们的道路是对的。只要发扬妥协、互让和善意的精神, 我们就将达成宣布一个裁军方案的文件。

主席: 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的发言和他对我讲的热情的话。

尊敬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尊敬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和尊敬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今天也要求就他们工作小组的活动进行发言, 评价他们工作小组的工作。

我现在请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齐亚拉皮科先生发言。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主席先生, 作为工作小组主席就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在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作总结性的发言, 我感到高兴和荣幸。

根据委员会在1981年2月12日第10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CD/151),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得以重新成立并继续协商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从1981年2月17日到4月21日工作小组举行了10次会议, 在这期间工作小组通过其主席还进行了非正式协商。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时, 注意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9段所载的有关规定, 还注意到载在CD/140号文件中的有关的大会决议, 35/154和35/155。工作小组在1981年2月17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去年工作小组的所有文件应继续作为今年会议的参考材料, 这些文件列在CD/SA/WP.1/Rev.1号文件里。在同一次会议上工作小组还决定, 把注意力集中到审查已提出的保证的实质问题, 认为在实质问题上的协议能促进一

(齐亚拉皮科先生, 意大利)

项形式上的协议。在这之后的各次会议上通过全面的交换意见, 主席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今年会议的工作计划, 其中考虑到了在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提案, 包括分别载在 CD/153 和 CD/161 号文件中的保加利亚和巴基斯坦的提案。主席提出的工作计划在工作小组 3 月 24 日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已成为 CD/SA/WP. 5 号文件, 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 找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的各种特点, 第二阶段: 审议在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时可加探讨的可能选择。主席在解释性的发言里指出, 这个文件将为工作小组将来的谈判提供灵活的范围, 可以为寻找“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提出各种意见。

随后, 工作小组进行实质性工作。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在讨论过程中, 提出了各种意见, 提交了不同的提案, 包括一些表格式的和纲要性的提案, 以期协助检验核武器国家单独声明中以及无核武器国家的提案中的各种组成部分。为了促进工作小组的工作, 主席被要求提出一个综合各代表团所持的意见和态度的工作文件。主席接受了交给他的任务, 在与各代表团, 特别是关系最大的一些代表团深入协商以后, 工作小组提交了 CD/SA/CRP. 5 号工作文件供审议, 小组各代表团大力支持这个文件, 并建议作一些修改, 包括简化文件的结构和内容。主席根据这些建议, 继续和代表团进行了协商, 然后在 4 月 14 日第 9 次会议上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修正文本 (CD/SA/CRP. 5/Rev. 1) 供审议。很多代表团表示赞成这个修正文件。但是, 由于某些概念上的分歧, 工作小组对保证的各组成部分的分类办法意见不完全一致, 因而未能把这个文件作为共同的工作文件加以通过。然而, 人们普遍承认, 工作小组对第一阶段包括的问题和方面, 找出保证的各种特点, 给予了广泛的审议, 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主席的工作文件对这方面是有用的依据。人们普遍感觉到, 通过第一阶段的讨论, 对各代表团的态度的态度, 它们之间相同和分歧之处,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为第二阶段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经主席和很多代表团的建议, 工作小组在 4 月 21 日第 10 次会议上决定结束第一阶段的审议, 并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实质性工作, 以便逐个审查所有经过仔细考虑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期望能以比较分析的方式进行审查, 以便把力量集中在最有指望的方案上。我们希望在审议过程中能够出现一个被所有代表团接受的共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同办法，从而形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适当方式。鉴于此种前景，我衷心希望，在审议这个问题时，由于各代表团的充分合作和妥协精神，以及它们的良好愿望，特设工作小组可以指望在1981年第二期会议时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愿对所有代表团在我们工作中的充分合作，灵活精神和相互谅解表示真诚的感谢！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可以讲得相对简短，因为我可请您考虑第CD/179号文件，该文件已于今天散发，其中载有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授权给我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小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但我愿借此机会，向各国代表团对我说的，关于这个工作小组今年到现在为止所做工作的热情的话表示感谢。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愿为我得到的各国代表团非常建设性的合作表示诚挚的谢意，并感谢许多专家的出席，他们对我们处理与化学武器公约的实质有关的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做出了极宝贵的贡献。我还要向工作小组的秘书及同她一起工作的人员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所做宝贵贡献表示感谢。在结束这段话之前，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副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曾明确要我提一下，她和我一起——对您、主席先生，在本月完成您的任务的方式表示真实的满意。您为了使委员会4月份的工作既有效率又富建设性，使用了一切必要的策略和技巧。

主席：感谢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和他代表的图尔森夫人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科米韦斯大使（匈牙利）：主席先生，我和我的同事、其他工作小组的主席一样，也愿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简单地报告一下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情况。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是每个代表团都熟知的，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详细叙述。

委员会的成员们可能会记起CD/151号文件中所载的委员会在2月12日第105次全体会议上决定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工作小组在原有任务的基础上，“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1980年3月17日CD/79号文件）。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在执行其任务时，特设工作小组注意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6段、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有关部分和联合国大会35/156G号决议，这些文件均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在1981年2月20日至4月23日期间，工作小组共举行了十次会议。

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和瑞典代表团向工作小组提交了工作文件。工作小组主席也提交了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将来放射性武器条约中可供选择的条款文本。

从1981年2月到4月，工作小组在完成其任务时，对拟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有关问题又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和更详细地审查。

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有关问题的审查已表明，在将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一些重要部分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意见。

要消除这些分歧，就需要每个代表团作出更大的努力。我坚信，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志、更充分的合作和更多的妥协精神，工作小组在夏季会议期间定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草案，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是一个具体的贡献。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求所有代表团利用春季会议结束到夏季会议开始这段时间，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并继续协商以期在夏季会议就拟订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鉴于全会今天考虑各工作小组在今年第一期会议里干了些什么工作，我想就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在能干的主席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先生领导下所做的工作讲几句。

由于工作小组主席，确实也是所有代表团作出的令人赞赏的努力，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在为审议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所举行的正式会议和非正式协商中都有着相互合作的积极气氛。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有时甚至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因而，在朝向最有效的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道路上，我们就更有理由要鼓励哪怕是极小的进步。尽管在细节上我们对今天所进行的对工作小组活动评价可能有着不同意见，但社会主义国家同意工作小组主席的意见，总的来说，在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今年第一期会议里，工作小组的工作是很有益的，正如主席所讲，在某种程度上，为夏季会议要做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主席的发言清楚地指出，工作小组就其工作计划达成了协议。计划由几个阶段组成，有希望使我们找到一个可能形成一项国际公约的基础的共同办法，或导致一个适当的安理会决议，作为一个临时安排。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如工作小组主席今天指出的，载有工作计划的CD/SA/WP.5号文件应被解释为对将来的谈判提供了灵活的范围，在小组寻找一个共同办法的过程中，允许提出任何有关的意见和提案。对于这一点，我想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工作小组中提出了意见和具体建议，我们相信在以后谈判的适当阶段会得到相应的考虑。

至于到现在为止在审查第一阶段实质问题所做的大量工作，正如工作小组主席所概括的，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在找出安全保证的各种特点上所进行的讨论是有益处的。讨论使工作小组对核武器国家单方面承担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某些重要方面更加清楚了。结果，正如工作小组主席今天指出的，工作小组对各种态度有了更深了解，他们的相同点和分歧点，我们认为目前工作阶段的这个成果，对我们准备夏季谈判共同办法特别有用。

在第一阶段审议时，提出了一些工作文件，以协助工作小组把力量集中在问题的重要方面，在今天的各个发言里我们已听到了一些。尽管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发言中关于这方面的每个细节，但我们完全同意工作小组主席所表示的思想，大意是，所有以书面形式提出的意见，对找出基本的立场都是有用的依据。关于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今天上午就这方面所谈的一点，我愿回顾，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所有国家的合法的安全考虑应客观地真实地反映在可能写成文字的结果中。有的国家不同意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不属于这个集团。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的整个发言集中讲了类似的对安全的关心，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并不否认，因此我们也期望其他国家也这样。社会主义国家高兴地注意到，很多代表团在全会和工作小组会上，实际上承认我们关于利用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发动对别国的侵略的可能性这种对安全的严重关切是合理的并给予支持。一个人怎么能严肃地认为这样的国家可以保持在核冲突之外，并因此受到保证。我现在克制自己不作进一步的评论，只想提一下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团团长阿德尼吉大使在1981年3月19日全会的发言里对这个问题的

(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

中肯意见。

我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再向我的巴基斯坦同事保证，我们仍然坚决支持最有效的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我们确有促进所有裁军问题谈判达成协议的政治愿望，包括现在正审议的问题。

委员会和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现在已进入了寻找一项共同办法的第二个、更加实质的阶段。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建议，应该彻底审议这些建议，看它们是否能构成将来的成果的部分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应牢记一切有助于使意见趋于相同的积极成果，以便逐步扩大谈判的基础。我们相信，在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哪些能被标明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夏季会议结束时的的工作小组最后报告中将会恰当反映出来。那时，所有代表团都有权正确估价今年取得的成果。

为了再次对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主席齐亚拉皮科先生熟练的指导方式表示赞赏，我愿意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相信这个工作小组在寻找一项进一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共同办法时，能取得巨大的进展。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决心象以往一样，不遗余力地和其他有关的各个代表团，或国家集团的代表团，进行合作，以便在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能得到一个人们期望的解决办法。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我国代表团本来没打算在委员会同一天的会议上进行两次发言，特别是因为这是我们春季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要求作一个简短的发言是为了回答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刚才谈到的意见，我认为我在这个时这样做，是为了消除他对我国代表团今天上午发言的任何误解。

我应该说，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刚才的发言，他在发言里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是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发言的——向我国代表团再次保证，他们仍然是安全保证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对这一项目以及裁军的其他问题确实有谈判达成协议的政治愿望。鉴于工作小组过去几次会议上的情况，我国代表团听到这些非常满意。

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说——我记得我国代表团今天上午的发言里也讲了——我们曾指出，在工作小组的最后时刻，提出称为第一阶段的办法，即找出声明的各种

(阿克拉姆先生, 巴基斯坦)

特点的代表团中的一个, 又放弃了它, 因为制订出的文件不符合它自己的意见。我只想向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表示, 我们在发言里所指的并不是保加利亚代表团。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必须承认, 今天我们本来不想再发言, 但是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发言迫使我们这样做。今天我们听到了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主席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发言。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已表达了我们对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感激, 包括对齐亚拉皮科先生。在齐亚拉皮科先生的发言中, 绝大部分正确地反映了工作小组内就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这个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进程——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他所讲的每一点。我要讲的第二点是, 我们完全同意尊敬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武托夫大使同志刚才的发言。我坦白地讲, 我们对巴基斯坦代表今天的发言感到惊奇, 他在发言里对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情况和进展谈了一个总的看法。确实, 一些国家对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采取的工作方法有怀疑。但遗憾的是, 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讨论说明我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打算用歪曲的方式提出事实是不对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准备同意工作小组主席的工作文件的, 我指的是1981年4月7日CD/SA/CRP. 5号文件。但是其他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是哪些, 巴基斯坦代表应清楚——开始对文件提出修改,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而言, 象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讲的, 我们准备做建设性的工作。我们不是阻碍事情的人。这些就是我想讲的话, 我只讲这些。

主席: 关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所长戴维森·尼科尔先生来的电报——这电报已非正式地发给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我根据协商, 想做如下发言:

“根据议事规则第16条, 裁军谈判委员会请其秘书贾帕尔大使参加即将于1981年5月4—6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事将通知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所长戴维森·尼科尔先生。

“与此同时, 裁军谈判委员会要求其主席就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咨询委员会的代表问题继续和代表团成员进行协商。”



(主席)

我想委员会是同意这个程序的。

就这样决定。

贾帕尔先生 (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作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 我有义务遵守根据议事规则第16条做出的决定。因为我订于5月初到达纽约, 所以我有可能会出席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我明白我应起的作用, 我应做委员会的耳朵、眼睛, 而不是做委员会的喉舌或发言人。当然, 我将向委员会汇报咨询委员会的情况。

主席: 我们结束了春季会议的工作。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 一些代表团对我们今年第一期会议进行的谈判作了评价。这鼓舞我也来谈一些个人意见, 总的来讲, 这次会议总的是使人满意的。委员会去年成立的四个工作小组几乎从一开始就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反映了各个有关领域内的发展情况。澄清了态度, 找出了问题, 总的说来为工作小组夏季会议要继续进行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我们议程上的具体项目成立工作小组的制度已证明是实用的。关于成立另外的工作小组的要求, 委员会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些要求仍然被搁置。

在这方面我想简单地讲一下委员会可能承担的工作量问题。今天很多代表团提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考虑到委员会已经有的工作量, 我认为光是成立更多的工作小组, 不会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结果。改变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可能是必要的。委员会可能得排一排优先的次序, 从而考虑到存在的各项要做的事情以及具体领域里存在的特殊情况。如果在保持一个星期为每个工作小组开一次会的制度的同时, 委员会可以留出一些时间, 比如说, 来处理综合裁军方案或者放射性武器问题。通过处理这些有时限或是看来可以首先得到解决的问题, 委员会事实上可以为议程的其他重要项目赢得一些时间。

就议程项目1 (全面核禁试) 和2 (核裁军) 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帮助我们澄清了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态度。各个代表团有机会提出它们的对安全的关心和概念。委员会必须决定夏季会议是否继续采取一些措施。

总的说来, 春季会议是在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是由于代表团们积极和建设性地参加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我们必须牢记, 国际社会期待着委员会为

主席

建立一种气氛和条件做出贡献，在这种气氛和条件下，参加双边的地区的或国际的裁军和军备监督谈判的各代表团，抱着坚定的意愿和政治意志，能够成功的进行谈判，取得确实的成果。这在1982年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前夕尤为重要。

在春季会议结束之前，请允许我对所有代表团给予我的有益的支持表示感谢。也请允许我对秘书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译员们的合作表示感谢。

我的话完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1981年6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会议于下午4时20分休会。

×× ×× ×× ×× ××